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虛備新聞，讀來很不愉快，不明白為什麼文明世界裡，還有那麼殘忍沒人性的僱主，最初也不明白為什麼長時期含冤受屈的傭人，一直不敢申訴，但是想想方在異鄉舉目無親，得靠綿薄傭金養家，除了同情，便不忍深責了；同時得知其中受虐女傭向中介投訴過而不受理，中介漠視外傭人權，也着實令人氣憤。

入門總算家裡人

年頭爆出的可能列入年度十大新聞之一的虐傭事件，不止香港人引以為恥，香港這個城市也不光彩，僱主和外傭的關係，是否都如此惡劣，我以為為城外人宜理智一點，把事發個案看作個別事件，這才對香港其他僱主來得公平。香港的主僕關係，普遍真的不算太壞，縱使上世紀的《桃姐故事》已不多見，就我們經常接觸的朋友，談起外傭，還是多表滿意，怎會動輒虐傭，縱使外傭良莠不齊，幼主被虐，竊取財物，僱主也不過迫於無奈交由法律處理，哪敢動用私刑！總之涉及負面的主僕，再說一句，充其量不過是大鍋粥中幾粒老鼠屎。到底主僕感情融洽的家庭，還是佔絕大多數，僱主明理，通常都知道人心肉造，看待外傭如家人，外傭知恩報德，工作一定更見勤奮，怎會對僱主不忠心；外傭忠心合作，這個家打理得好，一室和氣，充滿歡樂，這是任何物質難以取代的精神收益，聰明的僱主，怎會欺壓外傭。

認識好幾個親友，背後都說家傭好話，有個自幼由外傭照顧長大的小朋友，外傭年老約滿回國，哭着送她出門，主僕依依不捨，一家人好一段日子都不開心；吃喝玩樂，與外傭無分彼此的僱主也多見，只是新聞慣於報憂不報喜，外人無從得知而已。

鼓勵搞好主僕關係，大可建議政府或外傭中介公司，每年舉辦一次「最佳主僕」選舉，好讓外傭僱主自由投票，發掘二十世紀前主僕和諧相處的舊風，風氣可賴鼓舞而形成。我們應該樂觀正視人與人相處的正能量。

琴台聚

孫浩浩

新年假後，馬上要為三月頭開拍的新劇，進行一連串試鏡。試鏡大致分為兩個部分，一部分是供公司內部演員進行的，另一部分則基於角色有特別要求，需要尋找外援，即公司以外的演員。

試鏡

外援之中，有的是畢業於演藝學院，曾受過有關的戲劇訓練，有的雖沒有受過正規訓練，卻有不同的演出經驗。不過總括而言，有受過訓練的確實較沒有受訓練的表現為佳。

演藝學院出身的演員，有幾項較為優勝之處：第一，他們演繹角色時會較為層次，即使是同一場戲，他們不會由頭到尾都是同一個調子或同一種演繹，而是會有層次變化。第二，他們會有較多肢體動作，而且動作亦會較自然，不會出現「兩隻手唔知應該放哪邊」的生硬情況。第三，他們都很著重聲線方面的控制，即使不看他們的演出，單單聽他們講對白，也能感受到他們豐富的感情。不過，受過這類訓練也不代表他們就能穩操勝券，因為這類訓練都偏向舞台化。舞台劇的演出場地，小則可容納百多人，大則超過一千人，觀眾跟演員之間有很遠的距離，要連最後一排的觀眾都欣賞到演員的表演，演繹上通常會較為誇張一點。但電視上的演出是透過鏡頭去表現，鏡頭拉近了觀眾與演員之間的距離，而且鏡頭變化多，更可以有大量特寫去展現演員微細的演繹。如果演員依然保持着舞台上的誇張演出，就會變得過分誇大，而失去生活感。同時，咬字過分清晰也是另一弊病，例如

海闊天空

蘇秋嘉

對斯里蘭卡的第一個印象，是他們對宗教的熱誠與包容。一個國家，四個宗教（佛教、印度教、伊斯蘭教、基督教）能夠和平相處，可真是難能可貴。但據導遊亞理的資料提供，斯里蘭卡七歲以上人民還是信奉佛教。

布施的國度

斯里蘭卡是個古老的佛教國家，據說全國有大小寺廟六百五十多座。寺廟不僅是人們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，也是教育和醫療中心。多數寺廟都設有佛教學習班，每個星期天由寺廟長老法師講授數理和佛教常識。

參觀寺廟時男士禁止穿短褲，女士禁止穿著露肩帶裝及短裙。進寺廟前須脫鞋襪，從進入寺廟門口開始得赤腳而行，這種習慣跟其他地區截然不同。參觀佛教寺院不能對佛像做踩、跨、騎等無禮動作，曾有不懂當地風俗的遊客，因跨在佛像上拍紀念照而課刑。

此地寺廟不燒香，當地人進寺廟時會買幾朵潔白的睡蓮，獻給神像以示誠意，也沒有所謂籤詩或是博文。斯里蘭卡每座寺廟都有一座佛塔及一棵佛樹（菩提樹），供佛外也會向佛塔獻花，並虔誠地捧着瓦罐裝的水，繞着佛樹走三圈，口中唸着所想的祈願或祈福，再獻水給佛樹，所求之事必可實現，姑且不論其達成率有多少，但入境總得隨俗！

「生命在來世會得到永生」，這個信念深植在斯里蘭卡人心中，他們相信死亡是走向永生的起步。對於死者，通常以火葬為他們送行。在斯里蘭卡不同地域、不同時間、也沒有區別，都會有一個習俗，稱為「布施」（Dhana），這是每當有人過世，亡者的家人、朋友，會以亡者的名義，在選定的日子，準備食物供應給當地附近的窮人、流浪漢、乞丐們吃，一天、三天或一個星期不定，比較富有的，甚至每隔半年或一年舉行一次，此舉是藉着布施來幫助可憐之人，同時也是替往生者積德。

「女仔」的「女」字，加重了鼻音，發音雖然完全正確，可惜就欠缺了生活感，甚至會讓人有點造作的感覺。現實生活中，除了工作需要的外，在舞台劇演員之外，實在很少人會如此字正腔圓的。

試鏡的另一部分是公司內部的演員，當中有的是編劇跟導演們商議後，認為他們具潛質，但又不肯定他們是否能勝任該角色，於是邀請他們來試演一場戲，然後再作揀選。而有部分則是演員自薦演出的，這種仿效外國毛遂自薦的形式，過往在香港的電視台較少採納的，但其實又不失為一個不錯的方法。以往演員都是被動的，就好像「大紅燈籠高高掛」中的幾位姨太太一樣，每次的演出都只能好被動地等候被點燈，但如今他們可以選擇主動爭取。演員會主動爭取角色，是因為他們喜歡該劇，喜歡該個角色，演出也自然地更為投入及落力。

在這次試鏡中，就看到演員的誠意。因為只是簡單的試鏡，服裝、化妝、燈光、道具全都欠奉，但有部分演員，自行作了一身非常切合角色的打扮而來，其中一個角色，演員需要扮演一名髮型師，從演員演出時那噴（blow-dry）塗髮毛的手勢，就知道他事前有經過一番練習，雖然只是些微細的動作，但已即時印象分大增。

有福之州

福州，常讓我想起在萬隆就讀華僑中學時的校友陳有福，他比我高班，其實並不相熟，他是一九五九年全英羽毛球賽團體冠軍印尼隊主力，也是男單打冠軍，也就是當時的非正式世界冠軍，成為我當時的偶像。那是印尼頭一個世界冠軍，那種舉國歡騰的盛況，陳有福的風頭之勁可想而知。他凱旋歸來，學校還特意為他舉辦單打表演賽。印象中他似乎也是福建人，有福有福，果然有福！

又來到有福之州，那晚，還沒進入公園，遠遠就聽到音樂陣陣傳來，循聲走去，但見人群擁擠，水泥地舞池裡，擠滿雙雙對對樂聲中起舞的人們，許多是中老年人，我們小心翼翼從當中穿過，才發現有的是一對女性，但似乎沒有男性共舞。甚至在圈外，也有落單的一兩對在練舞，有的甚至是男的個別教女的，起步，節奏，轉身，姿態，一一指點。難怪他們不在圈內了，如此緩慢，圈內不被別人捲走才怪呢！L有些驚奇，福州人喜歡跳舞？這我倒不清楚，但好多年前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吧，台灣作家訪閩，我也去了，那晚在五一廣場，見到千人起舞，痾弦慨嘆了一句：壯觀！至今記憶猶深。我想，他們是把跳舞當作鍛煉身體的手段吧？寄運動於娛樂，輕鬆愉快，何樂而不為？

從酒店出門，拐右直走，五分鐘腳程，就見到豎寫的「溫泉公園」四個大字。這是開放式免費公園，人們來去自如。除了跳舞群之外，也有人躲在一邊椅子上，輕聲細語，聽不見說甚麼，只偶爾聽到一聲聲笑，在周圍喧聲聲中突圍而出。走到燈光明亮處，有一群人圍成不規則的半圓，當中是一支一人高的擴音器，有個女高音在唱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，博得滿堂喝彩聲。她下去，電視熒幕上出現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字樣，又一個女的走上去，手抓話筒，音樂過門奏

起，周圍觀眾立即爆響起掌聲和歡呼聲，可見相當熟悉，我視線向兩旁一掃，大都是中年以上年紀，明白了，難怪他們如此投入呼應，那應該正是他們青年時代最火爆的蘇聯歌曲之一了。不但歌者投入，連觀眾也動情了，許多男男女女加入，變成眾聲合唱。甚至連一對年輕男女，大概是戀人吧，也投入那股陣營。歌曲，此刻突破年齡界限，成為共通的語言了！

那晚想去晚餐，澳門街就在左近。前年到福州，有一次，一群朋友吆喝着說去夜宵，所住聚春園酒店附近竟打聽不到有夜市，老馬識途說：去澳門街！一群人便浩浩蕩蕩到路邊截的士，不料不是有客，便是停也不停。我們在寒風中苦候，甚至出動酒店服務生幫忙，等了一個小時，也都一無所獲。正想放棄，卻終於攔到了。後來跟老福州提起，他們笑道，那一帶出名難搭車了！所以一聽到澳門街就近在咫尺，我們想也不再想，就去那裡啦！吃完走出來，走着走着，一頭便撞進溫泉公園。

地庫的美食中心依然那樣，偌大的地方，空蕩不少，猶記得那晚，我們佔着與此時斜對角線角落的大圓椅，據桌吃吃喝喝，不知夜之既深。但眼前，我們在這一邊的小桌晚餐，醃青瓜、白雲鳳爪、醃蘿蔔乾、素菜麵，還有青島啤酒，便是一餐。那年宵夜的痕跡已然悄然不覺，不知消逝在何方，只有記憶依然，在那個可見的角落，Q明明在呼喝，十月台北見！

學某人的口頭禪，很高興！三坊七巷已是幾次舊地重遊，好像很熟了，但其實未必盡然。前幾次並沒有好好品嚐那文化韻味，只是被表面的繁榮商業景象引開注意力，沒有深入旁邊橫巷裡的老房子。只記得去過省文聯，開過聯歡會，燈光下，痾弦在那裡站着朗誦他的詩，還有古月的配樂詩，但當時夜已深，曲終人散，我們在暗影裡

穿過那條胡同，有人引領，分不出東西方向。穿出胡同，到大街，已是車水馬龍，人聲鼎沸，一片燈火明亮世界了！至於胡同環境如何，也就無法一一辨認；但這次總算是還了心願，見了個大概。

大約由於開放的關係，有些北方人說起福建的省會，總會毫不思索，張口就說廈門。大概因為廈門知名度更高。確實，論城市規劃，廈門有比福州更佳表現，道路和市容，都更加優越。大概是因為「前線」的關係，以前許多年都幾乎沒甚麼建設，六十年代我去的時候，還是破破爛爛。於今再去，綠化環境宜人，高樓大廈遍佈，交通也比福州要暢順得多。但再怎麼樣，省會福州，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。福州至今還保存相當一部分自唐宋以來形成的坊巷，成為歷史名城的重要標誌之一，其中最著名的，要數「三坊七巷」了。三坊七巷是簡稱，它是指南後街兩旁從南到北依次排列的十條街巷：三坊是衣錦坊、文儒坊、光祿坊；七巷是楊橋巷、郎官巷、塔巷、黃巷、安民巷、宮巷、吉庇巷。由於吉庇巷、楊橋巷和光祿坊改建為馬路，現存的實際只有二坊五巷。但是，由於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居民區內，依然保留着豐富的文物古跡，保存着一批名人故居和明清時代的建築特色，坊巷縱橫之外，石板鋪地，白牆青瓦，房屋結構精緻，被建築界譽為一座規模龐大的明清古建築博物館；現在成了市民與遊客常去遊逛的地方，因為在這



黃巷巷口。 作者提供圖片



嚴復故居。 作者提供圖片

裡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每樣都不缺。甚至連麥當勞、屈臣氏也都有；就差電影院了！

我們在郎官巷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、翻譯家嚴復晚年故居留連，他翻譯的《天演論》等，具廣泛的影響力。他提出的「信、達、雅」準則對後世有很大的作用。至於黃巷，我非去不可，因為那裡是當時省文聯宿舍，於我有親切感。那時一位文壇前輩便是住在這裡，他每次發出的信封底下，總是署着「福州黃巷付」。當然如今已是人去樓空，連到大宅內，亭台樓閣，花草樹木，那裡早已翻修一新。我只能依靠想像，試圖去接近他當年的生活情景，但我現在惟有依憑C的相機，追憶似水流年了！

臨別那晚，Y在酒店西餐廳設宴，意大利餐，最後一道甜品是雪糕，我的最愛。S在旁邊議論橫生，縱橫睥睨，但食慾漸退，他笑說，晚飯不能太飽呀！飯後送他們上車，我們百步走，隨意走到溫泉公園，想要重溫那歌舞之夜，但公園裡靜靜，有幾滴雨點飄下來，竟不見跳舞的人群，也沒有歌聲飛揚。有點失落，恰如即將離開的暗夜心情。

七嘴八舌

小臻

人說世事如棋局新，傳媒界是明顯，由電視台轉往電台做行政總裁，轉任電台的首席官，全身投入時事評論工作。他解說不做（C）是要為香港發聲，有需要時會就公司的策略及節目發展提供意見。陳志雲聲稱是他主動提出，和早前主持人調動及電台續牌事無關。此舉又不知有沒有人出來要求電台解雇呢？其實背後真正原因是甚麼不重要，反正大家都會隨意解讀，只有時間可以慢慢洗刷出真相。

競爭愈大吸引力愈大

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份收費報紙《香港晨報》在醞釀出版，據說是兩位城中富豪支持，在如此難做的行業仍有老闆肯投資，真是佩服他！莫非競爭愈大吸引力愈大？有些人分析這位老闆可能是想爭奪話語權，為未來市場擴展到內地市場鋪路。不管目標是甚麼，如果對行業生態帶來正面影響的都值得高興。

隨想隨國

興國

同一個人，香港譯作希治閣，內地譯作希區柯克，台灣譯作希區克。同一個導演，有人稱他為驚悚大師，有人叫他作驚悚大師，有人稱他是懸念大師。我覺得稱他做懸疑大師或者驚奇大師最恰當。因為看他在二零一二年拍他的傳記片，飾演他太太的海倫美蘭說等他讀美的話等了三十年，而安東尼霍金斯扮演的希治閣說，這就是他為什麼被稱為懸疑大師的原因。因為這就是懸疑三十年的地方，三十年後才說出來就帶給人驚奇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年前俗務多，脫了三期稿，有朋友致電詢問，是否專欄「被消失」了。其實，是我沒把時間安排好，也借此機會感謝報社和編輯小姐多年來的包容，並順祝本報讀者：馬到成功！

看《希治閣》

令人驚奇的還不止於此，令人驚奇的是，希治閣原來多年來都要靠妻子從旁協助，才成就他的才華，特別是《希治閣》這部電影裡，述說他拍《驚魂記》時遇到挫折，遇到拍攝的瓶頸，如果沒有他的賢內助，他就可能被認為江郎才盡，也就沒有了《驚魂記》，更不可能有下一部的《鳥》。

有情人不老

「愛的季節」以港產片《秋天的童話》作結，那是張婉婷和羅啟銳這對拍檔二十七年前的作品，也是香港新浪潮電影代表作。當時的香港年輕人對美國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，故事雖然發生在美國，但語言和思維卻是地道的香港味，一對平凡的男女在異國的尋夢求生中，共同經歷了一些事情，日久生情，故事簡單，但生活氣息濃郁，內心描寫也很細膩，令這段萌芽於秋天，孕育於粗俗瑣碎中的愛情如重話般美好。

看完這部電影，我自然想起那句老土的話：每一個成功男士背後，都有個女人。因為希治閣的太太，為《驚魂記》那場出浴場景的配樂，確實無與倫比。如果以原來希治閣拍攝的無配樂來上演，那就沒有了驚悚的效果了。看了這部電影，我才知道，原來美國當年的電影審查是那樣嚴厲的。由那些希治閣和電檢官員的對話，可以看出，每個時代，都會因社會風氣的不同而有審查的必要。現在的電影審查少了很多限制，但對社會產生什麼影響，似乎被電影分級蒙蔽了。因為VCD以及網上電影，等於沒有分級，對心智未成熟者的心理影響沒有多大，就成了未知因素。社會上如今心理病症那麼多，會不會與此有關？

這是電影的魅力，也是夢想和相信愛的力量。至少，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荷里活愛情電影《北非諜影》就予人萬里的意味，那是非常時期的愛情故事，結局雖非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但沒有人會為這傷感。這部黑白片首映至今已逾七十年，但影片中那含蓄而高尚的愛流傳至今，跨世紀又跨國界，成為情感乾枯時的潤滑劑。歲月無情，情人會老，但有情人不老。